

7-1-2017

電視劇與身份建構：《不懂撒嬌的女人》的內地女性與香港女性

Yin Ting 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and the [Gender and Sexuality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吳彥靈 (2017)。電視劇與身份建構：《不懂撒嬌的女人》的內地女性與香港女性。文化研究@嶺南，59。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59/iss1/10/>。

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電視劇與身份建構——《不懂撒嬌的女人》的內地女性與香港女性

吳彥霆



(圖片來源：<https://datcheebie.wordpress.com/2017/05/29/dat-tvb-my-unfair-lady-%E4%B8%8D%E6%87%82%E6%92%92%E5%AC%8C%E7%9A%84%E5%A5%B3%E4%BA%BA/>)

前言

上網試試搜尋「內地女性」或「大陸女人」，索引頁開首幾頁，全都是一些負面的文章或新聞，包括大陸女人在港鐵發爛、內地女人搶男人怎辦、大陸女人「全民皆雞」等等的評論。在香港的殖民地歷史背景下，於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曾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經歷港英時代（British Administration），至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殖民地年代結束，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香港與中國內地便進入密不可分又紛擾爭執的時代。

為何香港女人與內地女人存在差異？是否代表屬於不同的群體呢？據二零一六年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顯示，當時以電話訪問一千零七名香港市民，在十八至二十九歲的組別中，被訪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香港的中國人」的比率，跌至百分之八點五，是回歸後的新低；而以零至一百分的「身分認同指數」，被訪者對「香港人」身分認同有七十六點四分；「亞洲人」有六十八點一分；「中華民族一份子」有六十五點五分；「世界公民」有六十四點一分；「中國人」有六十二點五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有五十三點六分。「亞洲人」、「中華民族一份子」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三項指數是在二零零

八年以後錄得最低的數字。¹ 香港人，不論男女，都好像要與內地人劃清界線，這發生了甚麼事？

學者傑弗里（Jeffrey Weeks）指，“Identity is about belonging, about what you have in common with some people and what differentiates you from others... is also about your social relationships, your complex involvement with others”²身份是關於歸屬感的問題，例如你與那些人有甚麼共同之處？與其他人有甚麼區別？身份也是關於人與社會的關係，以及人與人錯綜複雜的關係。在香港的電視劇中，內地女性往往以一個他者（the others）的身份出現，呈現的形象都是一些負面、被歧視的角色，這都會在下文淺談。時至今日，電視劇中內地女性負面的形象又有沒有一點點的改變呢？本文將就電視劇《不懂撒嬌的女人》中呈現內地女性與香港女性的形象塑造，看看香港歷史如何影響香港文化身份的形成，及香港電視劇下呈現的內地女性身份。

文化身份建構：身份是甚麼？

不同論者都有指出，文化認同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對某個群體或文化的身份認同感，又或者是指個人受其所屬的群體或文化影響，而對該群體或文化產生的身份認同感。換句話說，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人們擁有共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禮教習俗底下的身份認同。這種文化身份認同跟史都華·赫爾（Stuart Hall）提到的文化身份第一重意義相同，即「成為」（being），大意也是指人們擁有共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禮教習俗底下的身份認同。³ 還有，Hall認為文化身份有第二重意義，即「形成過程」（becoming），大意是指文化身

¹ 〈港大民研：18至29歲青年對中國人身份認同 創97後新低〉。取自立場新聞網站：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港大民研-18至29歲青年對中國人身份認同-創97後新低/，2016年6月21日。

² Jeffrey Weeks (1990), “The value of difference”,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³ Hall Stuart (1992),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223.

份受重要的歷史事件、文化及權力所塑造，身份牽涉重要事件把我們定位（positioned by），及我們如何將自己定位於歷史事件之中。⁴

所以香港獨特的殖民地歷史和回憶，一直影響著現在的香港人文化身份形成，以及影響香港媒體如電視劇，對內地女性的定位和塑造。據政府統計處的婚姻統計資料數字可見，在二零一三年間，結婚數字有百分之三十八為中港婚姻，比例遠高於一九九一年。以至現今一些內地女性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形成搶男人的刻板形象。然而，文化身份的形成，歷史是關鍵的。根據以上 Hall 的觀點，香港的文化身份與香港歷史便大有關係。以下會借電視劇《不懂撒嬌的女人》呈現內地女性與香港女性的形象作延伸。

電視劇《不懂撒嬌的女人》：內地女性形象

《不懂撒嬌的女人》，全劇二十八集，是以女性為主題的時裝電視劇，以商場及物業管理為背景，由宣萱飾凌敏（Mall 姐）、林文龍飾文念深、唐詩詠飾凌禹勤（Cherry）、王浩信飾程日暉（Saving）及高海寧飾田蜜。該劇以巨額投資，是無綫電視首部以 4K 全實景拍攝，更邀請到林文龍、宣萱重返無綫參與演出，是重點宣傳劇集。該劇大結局收視平均達二十七點三點，最高收視有二十九點三點，約有一百九十萬觀眾人次收看，屬近年高收視的劇集，在社交媒體平台上，都引起廣泛對於此劇及「撒不撒嬌」的討論。

劇中高海寧飾演的田蜜，就是會撒嬌的代表人物，外號「撒破郎」。田蜜是劇中內地女性代表，她是蘇州人，自小接受嚴格教育，有學識，於北京清華大學畢業，已經歷過兩段失敗婚姻。田蜜知道掌握人脈便可掌控權勢，她亦非常善用自己的外表、身材和撒嬌本領。她在劇中對任何有權勢的男性都會表現得特別挑逗，例如她的身體會向前傾，以自己的身體貼近男性，把臉頰貼近男性的臉頰來說話，說話時更會嘜聲嘜氣。在角色的設計上，她並不是實務實幹的職員，她能擔上行政總裁的助理，是因她的人脈手腕。雖然她並沒有以性交易來

⁴ Hall Stuart (1992),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p.225.

換取權力，但亦不是來自她的勤奮努力；在劇中，她其實對商場管理毫不了解，是因為她懂運用人脈，特別是與男性的關係才能擔上此職位。



（圖片來源：

<http://ol.mingpao.com/php/showbiz3.php?nodeid=1494777638699&subcate=latest&issue=20170515>）

田蜜：「他者」角色

劇中，田蜜在香港的女性同事眼中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劇情提到，數位香港的女同事在洗手間說田蜜壞話，直指不知道她和行政總裁是甚麼關係，才可以直升十六級，直隸於行政總裁一人。即使田蜜在洗手間步出，她們也毫不避諱，繼續嘲諷田蜜：「同人唔同命！你就好喇！返工時間可以出去 High Tea，我哋就唔得喇！係公司做到隻狗咁。」可見，田蜜在劇中的角色設置上，是以一個「他者」（the other）的身份出現，被香港的女性所排擠。她在劇中，還要與女主角 Mall 姐搶男人（文念深）。她不停地向念深投懷送抱，即使念深多次拒絕，她仍苦苦相纏。田蜜的角色設置，使香港觀眾看得咬牙切齒。在不同的社交網絡上，亦可看到大罵田蜜「好賤」等的言論。可見，田蜜是完完全全符合「搶男人」的內地女性刻板形象。

田蜜的大團圓結局

在劇集中，田蜜的角色好像徹頭徹尾是一個反面角色。她與正角女主角 Mall 姐搶男人，理應惡果收場，但在大結局的描寫上，田蜜好像有點翻身的味道，給予她一個好結果。大結局中，田蜜與念深一直欺瞞 Mall 姐的事，原來便是調查公司的幕後黑手，田蜜利用她跟前夫的關係，終成功查出公司的內奸。而田蜜

也表示因為念深與她前夫太相似，才會喜歡他。結果，田蜜與前夫相遇，終發現最愛的就是彼此，令田蜜也有一個幸福甜蜜的結局。

田蜜：內地女性塑造變化

這樣設計田蜜這個內地女性的角色和結局，又有甚麼意思呢？為此，基於篇幅問題，以下將淺談其他電視劇中內地女性的角色。

一九八九年《他來自江湖》中，恬妞飾余姣，是內地新移民，她善良、直率、刻苦耐勞、有理想。她自力更生到聯誼會工作，不怕低下工作，但她有鄉音，說半鹹不淡的粵語，被眾人取笑，而她因著語言上的差異，又沒法理解香港人為甚麼嘲笑自己。此外，她因為身材好，吸引男性目光，招人鄙視。期間引起周星馳飾的何鑫淼誤會，以為她以美色勾引父親，受盡揶揄。

時至二零一四年的《愛我請留言》中，傅嘉莉飾皎妃，是一個內地拜金女性，渴望在香港找到一個男人當她公主般寵愛，會買名牌手袋送給她。她更會上電視節目宣揚她的拜金愛情觀。劇中的塑造，明顯有意醜化，皎妃濃濃的綠色眼影，穿魚網絲襪、涼鞋，說半鹹不淡的粵語，被同事歧視及鄙視。

從《他來自江湖》和《愛我請留言》中，可見到內地女性以一個「他者」的身份出現，被香港人歧視，而且都有標籤性的象徵形象，例如：總以半鹹不淡的粵語表現角色，令到內地女性與香港人之間總存在溝通上的問題，形成兩個族群，有著文化差異，顯出香港人身份的優越。《不懂撒嬌的女人》中的田蜜好像在這「文化差異」上有進步，不只和香港人沒有語言的溝通問題，沒有半鹹不淡粵語的塑造，打扮時尚亮麗外，更以溝通作為她的利器，好像隨著回歸二十周年有點「接駁」的意義。

田蜜雖然仍是以一個「他者」出現，被香港女性歧視，有搶男人的角色形象設置，但從她身上彷彿看到內地女性負面的形象有著一點點的改變。在大結局，亦給予她一個翻身的機會，給她做一次好事，也給予田蜜與前夫相遇，有個美滿的結局。此外，在「文化差異」上的進步，可見內地女性在電視劇中的再

現，有一點點的地位提升。

這個現況的趨向，有理由相信是因為無綫電視的紅色資本愈來愈多，例如紅色的廣告商，以及回歸二十周年——現在的特區政府管治；在這個大趨勢下，內地女性在無綫電視劇中的塑造走向，也須要向中國大陸靠攏。J5 台的普通話新聞報道與「殘體字幕」的出現，在萬民反對的聲音下，平均收視只有零點一至零點五點左右下，無綫電視仍要堅持做下去，理由也是一樣的，是向中國獻媚的表現。香港的歷史和背景一直影響現在的文化身份形成，包括內地女性在電視劇中的文化身份。

《不懂撒嬌的女人》：香港女性形象

宣萱飾的 Mall 姐，就是不懂撒嬌的香港女人，個性強悍、成熟懂事、勤奮好學。她認同知識改變命運，實務實幹，是劇內公司的總經理。劇情初段的她，因年幼時飽受情傷。故把所有心機、時間都全心全意放在工作上，更說要嫁給公司。其為公司努力拼命的精神，使自己和身邊的下屬都沒有下班、休息，甚至去洗手間的機會，每天都要加班，所以凌敏才得到「Mall 姐」及「女 Mall 頭」的稱號。即使自己生病了，她都不會請假，寧可食無睡意的藥物，勉強上班。當她子宮出現了疾病時，為了不影響工作，她更為此進行切割子宮手術。當然，在劇情後半部，她與念深復合後，軟化了其強悍的個性，也有為切割子宮後感覺女性的不完整而困擾。她其後辭了總經理的工作，也是為了支持念深，跟隨他到內地工作，一同努力拼搏生活。



（圖片來源：<http://programme.tvb.com/drama/myunfairlady/photo/>）

而唐詩詠飾的 Cherry，是一個勤力、乖巧的香港女生，是 Mall 姐的堂妹。結婚是她人生目標，所以每天都辛勤工作。劇情初段，講述她與黎諾懿飾的 Hanson

拍拖多年，一起供樓，至發現 Hanson 有很多外遇後才分手。至劇情中期她與王浩信飾的 Saving 拍拖，為了支持他的理想，毅然辭職，計劃不惜按揭、借貸、捱麵包、不購物，也要與 Saving 創業，但她明知創業未必成功，也想完成 Saving 創業的夢想；到劇情後期，也是因為不想阻礙他創業，而選擇分手失蹤。

實務實幹：Mall 姐、Cherry 的香港女性身份

廖國雄曾提出香港人身份是實幹的，在七十年代後，香港人所持的價值觀便是努力工作，改善物質生活及生活環境的「獅子山下」精神是香港人身份的具體表現。《獅子山下》是七十年代的經典電視劇，「獅子山下」精神就是當時香港人的生活信念，也是這一代人的文化身份與價值，令香港人予以自豪。⁵ Mall 姐和 Cherry 的生活信念，與以上的努力工作和希望改善生活環境等概念都非常類似。Mall 姐努力讀書工作，為了擺脫年幼時的貧窮，Cherry 努力工作，為了儲蓄供樓結婚，這些都是我們現今香港人的生活環境，是香港人共同的生活信念。

父權下的「不懂撒嬌的女人」

值得一談的是該劇以「不懂撒嬌的女人」命名，雖然以女性作為主角，但卻不是以女性為主導的意識與設計，仍是深深的父權制度下，女人為了男人而過活的塑造。首先，在名字上，「不懂撒嬌的女人」中的撒嬌是為了誰呢？撒嬌的對象都不過是男人。不懂撒嬌的意思，就是不懂滿足男性的女人。如上文提到的角色形象上，Cherry 處處為男人而煩惱，生活及工作的選擇都是為了遷就男人；而 Mall 姐的轉變及軟化也是因為有男人的出現，她願意果斷放棄在舊公司所有的成就，都是因為支持她的男人。她因為自己切割了子宮，甚至覺得自己無面目見念深，認為這樣的女人不完整，這可見是傳統的男女從屬，以家為本的概念。甚至在大結局中更交代她和念深有很多小朋友，樂也融融作為大團圓結局（雖沒有交代是代母所生，還是領養孩子）。但可見其傳統「家」的意識形態。在大結局，Mall 姐替念深按摩，還一邊以普通話，用撒嬌的口音，問

⁵ 廖國雄（2005）〈應有促進國民身份認同的文化政策〉
（<http://www.ln.edu.hk/cultural/materials/MCSymposium2006/Panel04/Charlie.pdf>）

他舒不舒服，念深著她不用裝任何人，做自己便最好、最舒服，直指出劇中香港女性與內地女性的分野，最終還是表現香港女性的美麗光輝。以上綜合可見劇中的香港女性身份，是活在父權下而努力不懈工作的女性定位。

學者保羅·杜·蓋伊（Paul du Gay）指出，“Identity : Meaning gives us a sense of identity, of who we are and with whom we ‘belong’ to – how culture is used to mark out and maintain identity withi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⁶身份使我們有一種身份感，我們是誰，我們又屬於甚麼，文化如何被用來標示和維繫群體之間的身份，以及標示群體之間的差異。在香港獨特的殖民地歷史下，影響著現在的香港女性的文化身份形成。在《不懂撒嬌的女人》呈現下，我們香港女性就是相信努力工作，本著希望能改善生活環境的獅子山下精神，在父權制度下，努力賣命生活。而與內地女性是截然不同的，就是標示著群體之間的差異。歷史背景影響現在的文化身份形成，包括香港女性與內地女性。

總結

對於《不懂撒嬌的女人》呈現活在父權下，而努力不懈工作的香港女性定位，以及「搶男人」的內地女性刻板印象等等，作為觀眾、香港的男女，對於香港女性與內地女性都有自己個人的經驗，絕對可以質疑劇集的真實性，亦可以參與媒體的中介形象建構，而不是僅限於被生產者無綫電視所建構的形象。香港女性與內地女性的文化身份該是怎樣，該由自己作批判。而這些來自無綫電視電視霸權下，所建構出一個個的女性刻板印象，雖則在某些角度下，香港女性或內地女性的身份總有一點點的改變，但活在父權下的制度建設，則從未改變過。這樣，我們應該好好思考一下文化權的問題，若開放更多的電視牌照，女性刻板印象又能否一點一滴的改變？還是隨著科技的進步下，香港人擁有的流動媒體愈來愈多，令到「資訊碎片化」，我們接受訊息廣泛，也不一定再完全由電視建構對於人物的知識及印象。十年或二十年後，香港又會變成怎樣呢？在新一輪的歷史背景，回歸愈來愈接近五十年，香港、香港政府又會怎樣變天

⁶ Paul du Gay (ed.) (1997), *Production of Culture/Cultures of Production*, London, Sage/The Open University (Book 4 in this series).

呢？我相信十年或二十年後的香港女性與內地女性的身份形象，以及媒體下呈現的香港女性與內地女性的身份形象，又是另一番新景象。

參考書目

1. Paul du Gay (ed.)(1997) , *Production of Culture/Cultures of Production*, London, Sage/The Open University (Book 4 in this series).
2. Hall Stuart (1992) ,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3. Silverstone, Roger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4. Jeffrey Weeks (1990), “The value of difference” ,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5. 王金玲（2009），林維紅編，《性別視角：文化與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6. 洛楓編（2005），《媒介與性/別》。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7. 潘家慶（1981），《傳播、媒介與社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8. 劉利群（2004），《社會性別與媒介傳播》。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9. 廖國雄（2005），〈應有促進國民身份認同的文化政策〉
<http://www.ln.edu.hk/cultural/materials/MCSsymposium2006/Panel04/Charlie.pdf>
10. 韓隆福（1999），《中國女性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